

什么情况下老实人会变成人渣？

一个老实农民，知道妻子出轨后都窝囊地忍让了，后来竟然一刀刀捅死了老婆，而他杀人的原因令人意想不到。

我从事狱警工作 4 年，这是我看管的犯人的真实故事。

老刘是我们监区所有老年犯里，过得最滋润、最舒服、最让别的犯人羡慕的一个。

——直到他试图在监狱里再次杀人的那一晚之前，我们都这么觉得。

老刘的个子不高，矮矮胖胖的，很有几分富态。

平日里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总是坐在窗边，手里抓一把零食，也从不和人说话，只是眯着眼笑，神态像极了小时候家门口开小卖铺的胖老板。

老病残监区不用劳动，他不太识字，也就不爱看书读报，平日里最喜欢招呼人吃东西。别人每个月开大账，额度总是紧巴巴地用着，大头都是用来买生活用品、内衣内裤、本子笔什么的，剩下点碎钱，买点零食打打牙祭。他却好，每个月 400

块，清一色地全买了吃的，从小蛋糕到海苔片，下饭菜到茶叶蛋，每次查寝，他的箱子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监狱里的小饭店。

别的犯人顶羡慕他的，就是这一点。

不是他用不着买生活用品，而是他有一个好女儿。

别的老年犯进来，儿女半年能来看一次，就算是孝顺的了。至于觉得丢脸，从犯人进入到刑满释放，只管寄钱来保障生活，一次都没出面见过的，也大有人在。

老刘的女儿不一样。

每个月接见的时候，十次有九次都要过来，最多隔个一个月，兴许事情忙来不了，下个月准来。而且她从来没有空手来过，都是大包小包，提满了东西，这个月带点内衣内裤，下个月就带几本解闷儿的盗版大部头小说——老刘自己不看，可这小说本身，在监狱里是和方便面、香烟并称的三大硬通货之一，能给老刘跟其他犯人换来不少好处。

老刘的刑期长，我来的时候，据说已经坐了六七年了。他不归我分管，也从来不闹事，我便一直不知道他的罪名，看他的样子，只道是诸如行贿之类的经济型犯罪。直到 16 年 3 月的时候，他申报了那一批次的减刑，我才第一次打开了他的案宗。

抽出档案，我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
把档案放回袋子里，翻到正面，清清楚楚写的就是老刘的名字。我犯了嘀咕，又重新抽出来，核对了照片和信息，终于才

确定，没有搞错，这真的是老刘的案底。

他是故意杀人罪。

卷宗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八年前，他在家里用一把水果刀，活生生地乱刀捅死了自己的老婆。

——也就是他女儿的，亲生母亲。

趁着做减刑的机会，我找老刘谈了次话。

我对着卷宗问他的时候，有些小心翼翼，怕会触到他某些敏感的神经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他虽然有些讷讷的，可跟我聊起天来，显得很高兴的样子，而且一点也不避讳自己杀人的往事。

他跟我说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的老婆不是娶来的，而是走了运捡回来的。

老刘年轻的时候，矮小，黑，瘦，长着一张赵本山小品里说的「鞋拔子脸」，加上父母早逝，家里又穷，是村子里出了名的「困难户」，到了二十八九岁，还是光棍一条。

村里的老主任惦记着他，给他说过几次媒，可女方不是嫌他矮，就是嫌他穷，见了第一面后，连个愿意再来见第二次的都没有。久而久之，连老刘自己都断了心思，寻思着就这么干脆打个一辈子光棍算了。

可他放弃了，村主任偏不信这个邪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兴冲冲地又一次敲开了老刘家的门。

老刘开了门，主任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：「小刘，我问你，你对人女娃子有啥要求没有？」

老刘苦着脸：「都是人看不上我，还能有我挑人的时候？是个女的就成。」

村主任一拍大腿：「有你这句话，那这事就能成了。」

老刘有些迷茫，被村主任拉着进屋坐下，三言两语一聊，才知道，村长真的给他找了个愿意嫁的姑娘，不仅愿意嫁，长得还漂亮，是县城里出了名的俊俏。

老刘不敢信这种好事，连忙拉着主任说：「人姑娘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不然这么天仙似的一姑娘娶回家里，我不得安心。」

村长这才叹了口气，说了实情。

原来，那姑娘是给人「破了身子」了。

姑娘家住县城里，二十出头，长得虽好，名声却差，作风不怎么正派，成日里喜好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青年街上混搭。就在年前，被传出来给一个流氓搞大了肚子，那流氓拍拍屁股远走高飞了，那姑娘没办法，只能一个人去医院里把孩子给拿掉。

那姑娘知羞，本来想瞒着父母朋友，一个人把事儿办了。可县城就这么大的地方，那个年代又不兴做这种手术，更何况还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家，一来二去，很快就传得满城风雨，沸沸扬扬的了。

当妈的心疼女儿，听说这事之后，抱着姑娘哭成了个泪人儿，她爹却是个火爆性子，硬是把病体虚弱的女儿赶出了家门，说丢不起这个人，让她有多远滚多远，这辈子别让自己看到。

那姑娘没处去，只能暂住在姑姑家里。

她母亲一边在家里劝丈夫，一边放出话来，招女婿，不要彩礼，不用倒插门，只要老实本分，不嫌弃女儿，对女儿好，他们家就愿意认了。

老刘一听这话，顿时放下心来。

他跟土地打了小半辈子交道，村里人粗俗，他对男女那些事情，成日里听人过嘴瘾，自己却从来没试过，对「破了身子」没啥概念，反而觉得女孩可怜。

他拍着胸脯跟村主任保证，愿意娶人家姑娘进门，只要她不嫌自己穷，不嫌自己丑，不嫌自己是农村人，他也就不嫌什么流言蜚语，愿意两个人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。

主任见他态度好，也喜上眉梢，当场拍胸脯保证，去替他给人姑娘家说道说道，一定让他把媳妇娶进家门来。

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没过俩月，老刘就真的这么把人家姑娘「捡」回了家门。

老刘说，他第一眼对他老婆的印象，是瘦、白、神色寡淡，跟个活死人似的，初春的季节，仍然裹着厚厚的大衣，脸上没有半点血色。

可即便这样，老刘左看右看，都觉得姑娘长得真的跟天仙似的漂亮，他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怀疑自己是在梦里。

开头的俩礼拜，姑娘躺在老刘家里，没跟老刘说过一句话，没对过一个眼神——更不要说圆房了。

老刘脸皮嫩，也不敢开这个口，只知道每天前前后后伺候着，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
他说，人城里姑娘到乡下来，又嫁给他这么一个又穷又丑的老光棍，他还能有什么说的？更何况，人姑娘不闹着要走，已经是极懂事的了，他照料照料自家媳妇，不是应该的？

可没过多久，麻烦就找上了门来。

不知道是谁传了出去，很快，村子里茶余饭后，都说起了老刘老婆以前的那些闲话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传越难听，都说老刘捡了个破鞋回家，还当宝似的供着。

渐渐地，村里有些闲汉开始有意无意守在老刘家门口，隔着窗户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，大抵是听说了这姑娘的过往，又图那姑娘貌美，便动了歪心思。

那姑娘躺在床上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泪珠子断了线一样地掉，哭得整个人一抖一抖的。

老刘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顿时发了狠，提着墙角做农活的钢叉就出了门，他本来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，怂怂懦懦

的，个子又瘦又小，手里钢叉都快有他头顶高了，可这么往门口一站，往外头一瞪眼，杀气就跟腾腾地冒出来了似的。

他不会说话，翻来覆去就一句：「你们这群逼样的东西，再欺负我老婆试试？」

几个闲汉第一次看到老刘这么暴怒的样子，又看他手里钢叉明晃晃的，心里生怕，三三两两骂骂咧咧的，很快便也散了。

老刘又守了半晌，见没人回来，这才进了屋。

刚把钢叉放下，却听见人姑娘开口，跟他说了这么多天以来的第一句话：「.....你刚刚说的，都是真的？」

老刘不记得自己刚说了啥，好似只是骂了那些闲散混子罢了，便只点了点头。

那姑娘又重复了一句：「要是他们再来欺负我，你敢不敢真捅他们？」

老刘心头好似有股火烧起来了似的，把头一梗：「有什么不敢的，他们敢再来，我就一叉一个，都给捅死！」

那姑娘听了这话，定定看了老刘两眼，又低下头，哭得更凶了。

老刘不知所以，只道自己又说错了话，急得抓耳挠腮，那姑娘哭了一阵子，才缓缓抬起头，说：「要是这样，给你当老婆，我也认了。」

老刘说，那天晚上，才算是他跟他老婆，第一次真的成了夫妻。

那一整宿，他都没能睡着，躺在床上看着身边的姑娘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谁敢再欺负她，他一定把那人给弄死！

可那时老刘怎么都没想到，二十多年后，他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，竟然就是她。

一年多后，老刘的女儿呱呱落地了。

村里的生活平平淡淡，那姑娘自从跟了老刘之后，几乎从来不出家门，平日里也沉默寡言，一个月都跟老刘说不上几句话，只是闷头操持些家务。

说不说话，在老刘看来是不打紧的，重要的是自己终于有了个老婆。从那之后，他在外干活都好似多了几把力气，每天忙得眉开眼笑的。

兴许是否极泰来，很快，老刘就转了运。

那一年，户口政策放松，村里人都知道，城市户口好，一个个削尖了脑袋想往城里钻，老刘却走了运，沾了老婆的便宜，轻轻松松地举家搬进了城里。

原来这两年下来，他跟老婆安安生生过日子，又生了孩子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老刘都主动带着老婆，去娘家里孝敬岳父岳母。

老丈人本来看不上老刘穷丑，可日子一长，觉得这小伙子踏实本分，又孝顺，比起自己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，却是强得多了，更何况人家清清白白的人家，不嫌自己女儿以前的脏事，真心实意对她好，也对自己两口子孝敬，这么好的女婿，提着灯笼都找不到，哪还有嫌弃的道理？

再加上外孙女伶俐可爱，样子倒有七八成像她妈妈，没有沾上老刘的样貌，更是讨喜。所以老人家趁机托了关系，把老刘的户口从农村落到了城市来，从此名正言顺地成了一个「城里人」。

进城之后，老刘在岳父岳母的支持下，开了个小卖铺，守在家门口。虽说赚不到什么大钱，可混个温饱，却也绰绰有余，比起在村里种地的日子，自然安心踏实得多了。

可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弄人，进城后没几年，岳父就查出重病，撑了小半年，便撒手人寰，岳母伤心过度，第二年便紧随其后，也过世了。

二老这么一走，留了一套老宅给老刘一家三口，还有半辈子的积蓄。

按说得了房子和钱，日子该越过越好才对，可出乎老刘意料的是，有些事情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。

没过多久，老刘开始觉得，他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了。

二老还在的时候，跟他们住在一起，老婆害怕父母旧事重提，不敢太多地和以前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交往，可二老走后，一

来没了约束，二来压抑了这么多年，三来手里多了不少闲钱，老婆开始频繁出入于一些「不那么干净」的场所，和很多往日的街头混混，重新又熟稔了起来。

起初，她先是见了一些往日的朋友，有男有女，他们都惊呼着她的变化，说只听说她在当年那件事后嫁到了乡下，可没想到她竟然变得真的跟个村妇一样了。

老婆第一次听完这些话回家后，背着墙生了一宿的气，没跟老刘说一句话。

小聚了几次，这种话听多了，她也渐渐开始变了。

时兴的流行服装、烫头、一些花哨的装饰，开始出现在了她的身上，老刘并没有当作一回事，还夸奖老婆变好看了，脸上颇有些光彩。

可老婆对他的夸奖，既不屑一顾，又隐隐地有些嫌烦。

她开始不愿意跟老刘一起出门，越来越少回家，甚至偶尔在街上遇见的时候，往往是扭着头走开，装作不认识老刘一样。

老刘心里酸溜溜的，不是个滋味。

他想，在村子里的时候，村里人用那么难听的话说她，她躲在家里一两年不敢出门见人，可自己从来没不认她过。现在倒好，回了城里，轮到她不愿意认他了。

老刘看过她身边的朋友，一个个都是穿得红红绿绿，烫着老刘看不懂的发型，在那个满大街都还是灰扑扑的少见色彩的年代

里，这些自由潮流的冲击像是一根根刺，深深扎进老刘的心里，让老刘又愤怒，又自卑。

90年代初，正是国家处于「姓资姓社」的重要关头，大量资本涌入到市场之中，混乱和无序充斥着时代的主旋律，录像厅、游戏室、卡拉 ok.....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那个小小县城的街头巷尾，留下了老婆和她的朋友们无数的欢声笑语。

香港、深圳、奢侈品、万元户.....这些让老刘感到困惑的、听不懂的词，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了老婆的嘴边。老刘开始渐渐觉得，身边这个早出晚归、浓妆艳抹的女人，和记忆里在乡下小屋里的那个妻子，越来越不像是一个人了。

他试着指责过老婆，让她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可话没说到一半，就被老婆带着不屑的语气打断了：「你吃在我家，住在我家，户口也是我爸妈给你搞的，你现在倒充起大头蒜，管上我了？我爸妈留给我的钱，我不花，难道留给你花？」

老刘顿时没有话说了。

确实，他能进城，有房子住，有小卖铺开，都是二老留给他的，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欠人家的——用村里的话说，跟倒插门也没什么两样了。

一个倒插门进城的穷女婿，还有资格多说什么呢？

几次三番之后，老婆甚至连这样的话都懒得对老刘说了，在她的眼里，好像压根就没有老刘这个人的存在，好似只是一团空

气似的。

老刘说，他其实心里清楚。

衣服可以买新的，首饰可以换好的，化妆打扮都可以让老婆变得仍然跟年轻时一样，好像她从来没有过那两年乡下的苦日子一样，一直都是这么的光彩照人，时尚靓丽，可只有老刘和女儿，像是两个无法抹除的耻辱印记，提醒着她和所有人，她未婚打胎，她被赶出家门，她嫁给过一个又老又穷的农村光棍。

既然抹除不掉，那就只能装作熟视无睹。

老刘经常想，也许当初要是不进城就好了。

那样的话，很多人，很多事，或许都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

七、

背井离乡来到了陌生的城里，老婆又渐渐地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就这样，老刘的一颗心，慢慢地全都系在了唯一的牵挂——女儿身上。

老刘特别疼他的女儿。

在农村里的时候，他每天种完地，都会早早地回家，陪女儿一起玩。他带着女儿打水漂，爬树掏鸟蛋，夏天抓知了、捕蚂蚱，还会用草编成小马小狗，逗女儿开心。

后来进了城里，女儿要去上学读书，老刘起得早早的，给女儿做好早饭，送女儿上学，然后才回来开店，等到傍晚的时候，快到学校放学的时间，老刘一定会关一会店，亲自去接女儿回家，有时候给她带一块糖果，有时候是一根冰棍，父女俩就这么手牵着手，女儿蹦蹦跳跳的，背后的小书包一晃一晃。她讲着学校里发生的故事，老刘就点着头嗯嗯地听，就这样，一条长长的放学小路，老刘一手把女儿送上了初中、高中、最后被省里一所著名的师范类大学录取，成了老刘家第一个光宗耀祖的大学生。

老刘说，直到进了监狱里，他晚上做梦的时候，还经常梦见县城里的那条槐花小道，夏天炽烈的阳光从树荫里洒下来，女儿背着小书包，他牵着女儿的手，就这么走啊，走啊，永远走不到尽头。

可实际上，那些年，老刘的日子过得并不好。

尽管没有证据，可他很清楚，老婆早在外面有了别人。

他听人说过，那是一个中年光头混混，手下有两三家录像房的收入，还收了几个小弟，成日穿着一身皮夹克和牛仔裤，在街头呼风唤雨的，很有些威风。有不少人看到，老刘的老婆跟他走在一起，去唱歌，去游戏厅里看场子，甚至去赌场里玩几手。

老刘其实自己去偷偷找过一次那个男人，他想跟对方讲道理。

可是，在录像厅外头，他就被男人的小弟拦了下来。

他羞于提及自己的身份，只说找男人有事。可那几个小弟明显误会了，以为是道上的小帮会派来砸场子的，一脚把老刘踹翻到了地上，从腰间拔出刀，明晃晃的刀背拍打着老刘的脸，问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。

那一刻，老刘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羞辱和畏惧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像是回到了在村里的那一夜，想要再次从屋子拔出钢叉，一叉一个，把眼前的人都捅死，可下一秒，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女儿的脸。

他如果杀人了，那女儿呢，女儿怎么办，她妈妈会管她吗？

答案像是明镜似的，映照在老刘的心里。

就这样，他低下了头，在那几个年轻混混的嬉笑声里，像是一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样，灰溜溜地逃离了那家录像厅。

从那之后，他再也没有管过老婆的这件事。

他说，那些年，他干脆权当老婆早就去世了，只留下他和女儿独自过活。

女儿没让他失望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女儿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很快又和长跑四年的男友结了婚，对方是书香门第，不算大富大贵，却也知书达理，老刘觉得自己在亲家面前，很有点抬不起头来，又是自卑，又替女儿骄傲，看到女儿在结婚照上笑颜如花的样子，他打心眼里替女儿感到高兴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

没过两年，他不去找老婆，老婆却开始缠上了他们父女俩。

原因很简单，老婆手里终于没钱了。

这几年下来，跟那个男人混在一起，老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染上了赌瘾。

老丈人两口子留下来的钱，全都砸了进去；

老刘这些年赚到的钱，除了省吃俭用供给女儿之外，也大多被她搜刮得七七八八；

小卖铺在前几年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早已卖掉，除了给女儿交学费，剩下的钱都被老婆「存起来」，也不知道存到了哪里去——老刘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就近找了个保安的工作，每个月勉强赚点钱，够自己吃穿的。

眼看着从老刘这儿刮不出什么油水来，老婆就把目光全投到了女儿身上。

她开始变着法儿地跟女儿要「赡养费」。

起初的时候，女儿还愿意给一些，可这些钱来得快，散得更快，没几下就被她丢到了地下的黑赌场里头。很快，女儿也不愿意再把钱给她了，而是转而都偷偷摸摸地给了老刘，让老刘收好，别让她妈知道。

但老刘藏不住钱，更藏不住事，很快这件事被他老婆发现了。

老婆把钱全都一把抢走了不说，更闹到了女儿家门口，打滚撒泼，说女儿不孝，寻死觅活的，最后闹得周围邻居报了警，女儿在派出所里又给了她一笔钱，才算了事。

那一次，老刘二十几年来难得地鼓起了勇气，跟老婆翻了一次脸。

他跟老婆说，要钱，可以跟他要，别去破坏女儿的好日子。

话没说完，老婆一巴掌打到了他脸上。

「孬种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多赚点钱养家，每个月就赚这么几个子儿，还好意思跟我说三说四的？」

老刘的火顿时蔫儿了。

老婆理都没理他，甩头就走出了家门。

老刘心里憋屈，这些年来，他不是没想过离婚，可是每次一想到女儿，他就又舍不得了，他怕离婚让女儿被人嘲笑，更怕女儿没了妈被人欺负，他总是想，好活赖活都是一辈子，啷啷也就过去了。

他从来没想到，自己会有杀人的一天——更没想到不止会杀一次。

八、

老刘说，他动手的那天晚上，是一个暴风雨夜。

他交了好运，老房拆迁，补了他一套房子，还赔了不少钱。按说这笔钱该给他老婆，可那段时间老婆不知道去了哪儿鬼混，工作人员都是街坊四邻从小长大的，认得他刘叔，就干脆把预付款交给了他。

他还没想好，是自己藏起来，还是给女儿，老婆就听到了风声，杀回了家里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老婆眼睛红通通的，不知几宿没睡觉，一身酒味混杂了烟臭，二话不说，劈手把钱从老刘手里抢了过来。

「就这点？」

她问。

老刘点头。

本来只是预付款，给的自然不多。

可老婆不信，她打定了主意，一定是老刘把大头给了女儿，她指着老刘的鼻子骂了一通，一边骂一边扬言要去跟女儿要钱。

老刘一听，顿时慌了神。

女儿前几天给他打过电话，说着说着就哭了，这半年来，她妈像是牛皮糖一样粘上了她和她丈夫，陆陆续续讨要了不少钱，她丈夫已经一忍再忍了。上次闹到派出所之后，丈夫终于忍无可忍，觉得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这段时间几次找她聊过，如果再这样的话，他宁可离婚，也不伺候这种无底洞一样的丈母娘了。

他拉着老婆的衣服，赌咒发誓，绝对没给女儿半毛钱。

老婆却不理她，踩着高跟鞋咚咚咚地就要出门。

那一刻，老刘的眼眶也红了。

他好像听到了女儿电话里的哭腔，女儿哭着跟他说，爸，求求你了，管管妈吧，她再来缠着我，我这个家也要散了。

他站起来，抢先一步，站到门口，咔嚓锁上了门。

老婆瞪着他：「你他妈给我让开。」

老刘摇摇头，半天憋出来半句话：「.....你别去找她。」

老婆的火气一下子又上来了：「看看你的死德性，你女儿跟你一样，都是半死不活的孬种样子！我今天还就跟你说了，我他妈一天不死，你就得供着我，那小婊子也得供着我，你们老刘家欠我的，我是她妈！我跟她要钱她敢不给？反了她了！」

说着，她又是一巴掌打了过来，抓了老刘的头发，把他扯到一边去。

老刘没有再说话。

窗外，风雨越来越大，伴随着雷电交加的嘶鸣。

老刘说，那一刻，他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想什么了，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头，满脑子都是女儿小时候的那张脸，哭着喊爸爸的样子。

他擦了擦脸，走进了厨房，提了一把水果刀出来。

老婆没有出门，而是背对着他，站在门口，打着电话，不知道在跟电话那头说些什么，老刘只记得，她的声音很尖锐，歇斯底里，像是一个陌生人。

老刘没有犹豫，像是凭借着某种本能一样，一把把她摁在了墙上，然后一刀顺着后腰就捅了进去。

伴随着女人的痛嚎声，第二刀，第三刀，第四刀.....

八、

老刘最后，其实没能把这个故事跟我说完。

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亲手杀死妻子的刺激太大，这些年，他其实是有些犯糊涂了的，尤其是在跟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，总是翻来覆去的，呿语喃喃，说到最后那个晚上，说外头下着大雨，他怎么一刀一刀地捅下去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眼神空洞，双手挥舞着，我连忙打断了他，生怕这段回忆刺激到他，让他病发。

后来，犯医跟我说，老刘有轻度的老年痴呆。

不严重，听说是受了刺激后变成这样子的，平时里说话做事都看不太出来，就是单纯有点呆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听不太进去别人的话。

我看了档案，这次减刑之后，老刘余下的刑期还有不到两年了。

我想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老刘应该很快就能出去，跟女儿团聚了吧。

可我没想到的是，再次跟老刘谈话，是一年多后的事情。

九、

那天，我跟在文教身后，负责做讯问笔录。

老刘戴着手铐，坐在铁桌子前面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文教敲了敲桌子：「老刘，你这还有半年多就刑满了，你跟我讲讲，你是怎么想的？」

老刘闷头，不说话。

「这是杀人！」文教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，「你知道在里头杀人要咋判不，所有减刑全部取消！而且起码加刑三年，这还是你运气好，没真把小潘给杀了的情况！你脑子是糊涂了是怎么？」

老刘的身子开始抖了起来，我明显觉察到，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

「文教。」我在旁边小声劝着，「老刘有点不太对劲。」

文教的神情也紧张了起来，他挥挥手，门外的犯医和特警队小组都保持警戒，随时准备进来把老刘送到医院。

可老刘没有病发。

他只是这么佝偻着，颤抖着，紧紧咬着牙关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：

「不要欺负我女儿.....我给你拼命.....我跟你拼命.....」

十、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「老刘再次杀人」这件事，是一场嘴贱引发的血案。

约莫半年前，一次家属接见的时候，老刘的女儿，被一个刚进来没多久的小年轻盯上了。

接见结束后，那个小年轻就隔着玻璃，冲老刘的女儿吹口哨。

老刘还是呆呆的，没明白那个小年轻是什么意思，旁边已经有犯人开始阴阳怪气地起哄了：「老刘，你命好哦，要多了个便宜女婿咯！」

「小潘是强奸进来的，强奸你晓得哇，他看上你闺女啦！」

老刘这才明白过来，双手挥舞着急忙要说话，可那个小年轻却得意洋洋地，抢先问他：「老头子，你闺女是你亲生的不，跟你一点不像的嘛，这么漂亮，随她妈？」

老刘急了，举手就要报告警官。

周围的犯人不仅不停，一个个都笑得更开心了。

「老刘，你完蛋了哦！」

「你女儿肯定逃不掉了，小潘余刑还不到一年，他肯定比你先出去，你女儿要被他给睡了。」

「你还不让他赶紧孝敬孝敬你这个便宜老丈人？」

老刘急得跳脚，哇哇乱叫，当时负责现场的王教到了之后，听了前因后果，狠狠地把那个小潘批评了一顿，让他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，否则立马扣分。

小潘嘴上嬉皮笑脸地答应，可从那之后，他开始动不动地拿老刘开心。

「老刘啊，你缺个女婿不啦？」

「要不我给你占个便宜，喊你声爹，你让你女儿陪我两晚好不好？」

「下次你女儿什么时候接见，带我一起去看看呗。」

「老东西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还跟你说，等你出去之后，你女儿我是玩定了。」

老刘因为这事，报了十几次警，可一来没有证据，监控录像听不到声音，小潘每次都是若无其事地在老刘边上小声说；二来小潘确实什么也没干，别的犯人图开心，找乐子，都跟着起哄。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多次严肃警告了事。

——我后来查过那个小潘的卷宗，他有癫痫病史，所以进了我们监区，并不是什么强奸犯，只是盗窃进来，判了两年不到而

已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嘴巴不干不净，别的犯人趁机拿老刘取乐罢了。

眼看着我们拿小潘也没有办法，老刘开始急了。

还有一年多刑期的他，开始主动报名参加劳务，打扫厕所，甚至推饭车，倒垃圾，想要争取加分，早日减刑。

可是他年纪毕竟大了，干活干不过小潘，加上本来小潘的刑期就短，他辛辛苦苦憋着气拼命干了半年，最后还是没赶上，让小潘比他早了三个月刑满释放。

小潘要走的前一个礼拜，还不忘故意耍老刘开心。

「等我下次来见你，就是你女儿给你多生了个小外孙喽！」

小潘冲其他犯人挤眉弄眼，其他犯人适时地大笑起来，一个两个都开始逗弄起了老刘。

老刘脸色铁青，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他的袖子里，偷偷藏了一根签字笔芯。

那天晚上，深夜，凌晨一点多钟。

老刘翻身下了床。

他斜对面的上铺，小潘打着呼噜，睡得正香。

房间里执勤的小岗注意到了老刘的起身，但是以为老刘是要去上厕所，老头起夜再正常不过，他也没太留神，继续打起了哈欠。

可老刘从厕所出来之后，没有回到床上，而是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小潘的床。

然后，紧紧捏住笔芯，狠狠扎向了小潘的眼睛！

不知道是小潘命大，还是老刘年纪大了，眼花手抖，这一下刺中了小潘的眉骨，而没有刺进眼睛，小潘吃痛，尖叫着醒了过来，老刘还准备捅第二下，却被小潘抓住了手腕，他把头一低，像是一头年老的牛一样，一头撞上了小潘，用脑袋顶着他，张嘴咬向他的胳膊。

小岗这时如梦初醒，连忙冲了过去，和小潘一前一后，把浑身颤抖的老刘给拉了下来。

老刘那时候已经糊涂了，只知道死死瞪着小潘，两眼里全是血丝，嘴里含糊地喃喃自语：

「不要欺负我女儿.....我给你拼命.....」

「我.....我跟你拼命.....」

【后记】

后来因为这件事，我们把小潘以「散播报复性言论」为理由，加入了必接必送的特管犯名单，亲自送到了他老家的当地政

府，跟社区矫正部门交接完成，要求当地政府做好对他的刑满后看管和矫治工作。

而老刘，无可避免地取消了之前几年所有的减刑。

出于对他特殊情况的考虑，最终监狱没有按照「故意杀人」给他定性，而是以违反监规纪律，以他犯打架斗殴的名义，大事化小，扣分严管处理，没有再给他额外加刑。

再往后，我因故调离监狱系统后，就没有再见过老刘，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。

算算时间，也许已经刑满回家了吧。

该盐选专栏共 5 章，80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狱警往事 2：罪犯、作恶与自我救赎

北邙

共 5 节

会员专享 ~~¥29.00~~

编辑于 2020-06-24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